



張青松 先生

閩南語 / 短篇小說類 / 教師組

得獎作品 /

烏金情

【得獎感言】

咱愛寫，寫咱所愛，所以咱存在。

我的名是阮大伯號的！定定想起爸爸較早捌講過，阿公佻大伯，為著育飼厝內大陣因仔，去挖塗炭趁較有錢的艱苦過去。我毋捌看過阮阿公，爸爸轉去嘛十冬矣！百日前八十七歲的大伯過身，我佇伊封釘進前共伊講，欲寫出個的拍拚佻辛苦的過去。

慢慢去了解較早礦（炭）工的生活，才知影響這馬幸福的生活，是序大人是用血汗佻性命掘出來的。感謝礦（炭）工周朝南先生佻十外个褪褲屨的老兄弟，提出家己的老人年金，成立「猴硐礦（炭）工文史館」，予咱知影臺灣的經濟奇蹟，有一大部份是靠偉大的老礦（炭）工，嘛是咱的序大，用彎曲的龍骨佻強袂喘氣的肺管，硬弓起來的！所以想欲寫出礦（炭）工的小說，予阮的因孫，共祖先拍拚的精神，一代傳落一代。

創作文學佻掘塗炭有淡薄仔仝款，毋知是會掘著石頭？抑是烏金？寫落去、掘落去才會知影。感謝評審老師的指教佻肯定，家已知影作品無夠幼路，閣有真濟需要修削精進的所在，希望攏轉化做後擺創作的力量。感謝厝內人的支持，勞力誠濟文學先輩的召喚，為著咱愛的人民佻土地，我會繼續寫落去……

烏金情

1

透中晝，日頭有影燒烙，猴硐國校的學生仔佇歇寒，內底有一樣五層樓懸的相思仔，三隻貓仔覆佇樹跤睷。正男按厝內擰枋仔杳杳仔行來，伊看無啥物「蒙特梭利」，認捌的只賸彼樣相思仔。正男行來相思仔下跤，勻勻仔坐落來，半鬢倒佇樹跤，共罩佇身軀的一領破裘仔褪落來，雙手提起領領，大力軟落去肺內，干焦軟著稀微，伊一寡仔大心氣，目籬紅紅。繼手崁咧腹肚，有淡薄仔愛睷……

2

全一樣相思仔，只賸兩層樓懸，正男恰日輝和月霞咧耍覷相揣。個是全班的厝邊兜。

「掠袂著！掠袂著」

「無公平，正男遮細漢，本來就較好覷」

但是正男捷捷刁故意予個掠著，伊真驚予人揣無。正男因為是細粒子，不時予歹因仔欺負，日輝攏會跳出來阻擋。讀五年仔時，月霞抽懸了後，變做日輝恰月霞同齊保護正男，所以無人敢鬧欺負個三個。正男感覺不止仔幸福。

有一擺熱天下課了後，天閣真光，會使免遮早轉厝內，個相招佇相思仔歇睷開講。

「月霞，你大漢了後會做啥物？」

「想遐爾濟？我毋知啦！干焦想欲做新娘，有人欲愛欲就好。日輝，你咧？」

「哈！你足古錐，一定真濟人搶欲愛啦」

個無看著正男的面容有一層仔寂寞。

「我想欲去考基隆一中初中部，老師講我成績真好，應該考會著，反正我無想欲恰阮老爸去挖塗炭就是矣！正男咧？」

「我嘛毋知，我嘛無愛恰阮老爸全款，伊暗時出空了後，常常無轉去厝內，若是轉來，就是起酒癮，拍我迤迤，害阮老母為著維護我，嘛予伊擰柴篠甲血流血滴，「姦恁

娘，我足氣家己哪會足無路用！」

阮老母不時共我講：「少年袂曉想，食老母成樣」叫我愛認真讀冊才有出脫，毋好像伊遮辛苦，規世人拈掬。「正男，咱做陣拚勢讀冊。大漢去基隆抑是臺北拍拚，好毋？」

「當然好！上好咱三个鬥陣趁大錢，快活一世人！哈哈哈哈……」

3

猴硐仔一年有兩百外工兩來天，會使講是臺灣上捷落雨的所在。國校上課的囡仔，四常看著窗外烏塗窟山的雲海，佇教室上課時，時不時霧罩入來，看無烏枋，伊嘛無要無緊，橫直大漢了後，攞愛綴個序大人去做炭工。

國校的損鐘仔聲，一聲一聲共囡仔慢慢仔損大漢；事務所的損鐘仔聲，一聲就予囡仔一目瞞仔就大漢。

4

冬節彼工，規學校的學生囡仔頭殼內底攞是圓仔，下課了後暗時規家伙仔團圓食好料的。誰知影直欲中晝的時，事務所無張持，直直佇損鐘仔……

逐家攞知影，事務所損鐘仔，代表炭坑失事矣！有人的老爸會無去，冬節暗暝毋但無法度食圓仔，顛倒愛直直燒跋尾錢，愈燒愈清冷。每一个學生都佇心內拜託土地公：「毋通是阮兜就好！」個已經無法度去想講，按呢嘛是別人兜出代誌……

下晡三點外，山頭的霧霧飄入來教室內底，雨霎仔噴入窗內，開始走廊有一寡穿烏衫的大人，正男真驚看著個老母，就算欸死個老爸，但是心內大聲喝：「你這馬猶閣袂當共我死，莫數想欲一死百了，你閣有責任愛擔！」

無佹久，教室門口一个阿媽，共老師行禮，用欲哭欲哭的聲嗽講：

「せんせい，真失禮……」

頭幹過日輝彼引，慄慄掣的聲音講：

「阿輝……來去接恁老爸……轉來厝矣……」

日輝頭犁犁共冊包收予好勢，無人敢看伊的面，月霞干焦看著伊行過的塗跤，一路澹澹。正男頭一擺看著日輝的尻脊駢曲落去，心內有夠毋甘，開始後悔頭拄仔彼个卑鄙的想法。日輝隨綴個阿媽去復興坑，那吼那爬去接個老爸。

5

日輝的老爸國校畢業就綴個阿公入去炭空內，這嘛是萬不得已。較早個阿公捌講過細漢時本底個是佇山頂種番薯，結果山跤開始挖坑道掘炭了後，山泉水漸漸焦去矣，本來閣有雨水通沃菜沃番薯，不而過洗塗炭的烏水，閣有個篩掉的廢石攏總抨落去溪底，真濟土地攏去予個汙染到無法度種作！只好落來山跤佻個鬥陣掘塗炭，若無囡仔會枵死去！日輝的老爸按瑞芳公學校畢業了後，姑不而將綴個阿公，落去炭空內挖塗炭。

誰知影個爸仔囡同齊入坑無佹久，大頭家李建興予歹人陷害，烏白講伊對皇軍不忠，偷偷交結國民黨的軍隊欲拍總督府，個阿公是炭空安全領班，一暗予日本兵掠去活活拍死，擲入去炭空內，死甲有夠冤枉！

為著飼規陣囡仔，阿媽只好去洗塗炭，日輝的老爸佻老母嘛入炭空去挖塗炭，後來炭空幾年就一改爆炸失事，政府煞規定查某人袂使入炭空內，日輝的老母只好出坑佻阿媽去洗塗炭，薪水煞差真濟，只好儉儉仔用，食會飽、穿會燒，有錢通予囡仔註冊讀書就好矣！

哪會知影炭空內雄雄又閣爆炸，現此時賸規身軀炭白布的老爸，日輝跪佇老爸進前，那燒跤尾錢那啼啼哭哭，伊決定明年國校畢業，一定欲拜託老爸熟似的安全領班，予伊入坑挖塗炭趁錢！基隆一中初中部的夢，嘛予命運炸甲碎糊糊。

6

猴硐國校畢業典禮彼工，日輝佻月霞閣有正男，同齊行到相思仔下跤，三个人頭攏犁犁，目籬紅紅。

「歹勢，我講話無算話，當初講欲去考初中，按呢生實在無法度，我猶原愛去做炭工，厝內閣有阿媽、老母、小弟小妹，真濟人愛食飯。」日輝上頭先講，吐一口大氣，有淡薄仔無奈。

「毋通按呢講啦！阮這井的人，真濟人三代攞做炭工，有啥物法度？阮老爸食酒了後時不時咧擣：『拚死掘，敢真正有掘著啥物幸福？掘著湍啦！有時十个落去空內，就有一、兩個兄弟愛予人拖出坑口，姦恁娘咧！』明仔載天未光，猶原帽仔戴好，便當紮好，搵水出門。我本底就欲綴阮老爸入坑，伊這馬行兩步就開始袂喘氣，一定是得著砂肺，叫伊去看醫生，伊講：『莫拍損錢，活無佻久，姦！』」

「按呢講，阿伯嘛算顧家，只不過恐驚愛退休矣！莫怪你一定愛挖塗炭趁錢。阮會使繼續做伙，咱本來就是同窗的，畢業了後，換做同坑的，哈哈！月霞，你有啥物拍算？」

「我哪有啥拍算？可能先佻阮阿母去電池間，學換頭火的電池，咱攞是戴帽仔命，只不過毋是做大官，嘛毋是做博士，一世人戴的只是安全帽。恁兩個欲落空內挖塗炭，頭火一定愛光，才炤有路，我來顧電池間較安心啦……」月霞講未煞，三個人攞激出苦葉葉的笑聲……

7

廠長有淡薄仔為難，實在是這兩個囡仔真乖，加上厝內真歹過，只好暫時予個來瑞三公司，先做坑口工較基本的工課，祛石皮、洗塗炭、用沙耙仔共糞埤耙出來，逐項穡頭都做透透。因為閣來這五年猶無法度保勞保，有交待個家已愛注意安全。

個三個為著生活真拚勢，頂頭交待的工課攞拚死做，一直到十八歲，會使保勞保了後，日輝佻正男綴正男的老爸，入去空內，趁閣較濟的薪水。慢慢仔學會曉綴車、拍三節、五節的牛條仔、會路底、電工修理，後手才學上艱苦的掘進，就是親像烏龜佇塗內底爬，閣愛夯鴨頭，用鴨頭鑽空，才閣埋磅子入去了後，人攞愛退後百外公尺，大聲喝出：「欲磅石矣！磅石喔！」。

磅石了後，規个磅空块蓬蓬攞專石焮，為著趕炭，隨衝入去掘塗炭，啥物湍焮都款入去肺管內，有喙罨嘛掛袂牢，因為內底溫度四十度左右，規身軀汗，一分鐘喙罨內底攞是汗，馬上袂喘氣。毋掛是後擺死，掛了是連鞭死，只是早死慢死，攞愛死！正男的老爸這幾年逐工攞咧喘大氣，較早少年時有錢攞去酒店快活開，這馬煞無夠錢通看醫生矣。

8

日輝的老母無全，用艱苦錢晟養一陣囡仔大漢，但是嘛是著砂肺的症頭，若是奔起來，就會喘，嘛會嗽無停，連欲行出門嘛攏無法度，這幾冬嚴重到那軟那吐血，日輝實在真毋甘。

「攏是……炭工仔人……的命，啊！恁老爸……先行先好命，過身時，無留一雙箸，留我一个……老歹命，可憐恁細漢時……攏是褪腹裊、褪褲屨，這馬……好佳哉……你大漢矣……」老母一引講一引嗽，真無爽快。

「阿母，你毋通閣講話矣！好好歇睏啦！」

「喘甲欲死……哪有才調……睏……有夠淺眠，是講……現此時捷捷夢著……恁老爸。」

「老爸？伊敢有講啥物？」

「伊笑笑，講想欲……抱孫……你國校彼个同窗的……目睷生了大大蕊，我真恰意……你若是有意愛，毋好予人等傷久……」

「這……好啦！我去講看覓……」

無偌久了後，伊就佇廠長的主持下結婚，辦二十外桌，有夠鬧熱。新娘桌頂，有日輝的老母恰至親，彼暗老母笑甲親像一棺鐘萼花，規日攏袂閣一直喘。不而過，無人注意隔壁桌的正男，酒有加淋足濟的，目箍紅紅澹澹，毋知是傷歡喜抑是按怎樣？

9

結婚了後，頭一个囡仔出世，擔頭閣較重矣！這時日輝的老母，已經愈來愈喘，喘甲無法度講話，只睷目睷展甲大大蕊，予人有夠毋甘。尾手，日輝的阿姨來看伊的大姊，目屎直直流，點六枝香，共日輝恁去門口埕，兩個跪落去，個阿姨講：「姊夫啊！拜託你來恁大姊去團圓，毋通予伊遮爾仔痛苦，我共你拜託……」那求那哭，日輝共阿姨牽起來，一手恁月霞，一手抱大孫，圍佇老母的眠床邊，無偌久，日輝的老母目睷沓沓仔瞞起來，喙脣親像咧笑。

日輝無真濟時間悲哀，只是足毋甘老爸老母，有來無來這個世間，親像無啥物差別，

但是想著伊家己就是一半老爸，一半老母，就愛勇敢活落去。

有時天色貓霧仔光，月霞就愛起床用二尺二的大灶煮飯悶菜，予日輝隨食早頓閣紮便當，有時伊足毋甘日輝，人未出門，伊就心悶甲欲死。

「今仔日閣冷閣落雨，莫去啦！歇睏一工無要緊啦！」

「袂使啦！因仔閣細漢，步步愛開錢，無趁袂使啦！挖塗炭的命就是按呢，欲做死一个，毋做死一家。」

「好啦！毋通講彼字啦！你一定愛平平安安，知影無？」

準備好了後，個會恁因仔去瑞三礦業公司上班，恰正男會合。

10

日輝恰正男繼續做掘進，趁上有錢，因為這是上艱苦，上烏鬼，上危險的工課，月霞心內真正有影煩惱，但是實在嘛無法度。月霞繼續佇電池間，發予炭工安全帽，交待日輝恰正男，特別愛注意安全。

「掘進上危險，恁兩個人攏是奔鴨頭仔！愛會記得，逐工欲入空內進前，愛共土地公伯仔拜拜，共命寄佇遐。出空了後，愛會記得共命提轉來，知影無？」

「我知影啦，婿某的！無拜感覺怪怪，有拜有保庇。」

「正男，你愛共阮翁顧予好，知影無？」

「啥物恁翁，入去空底，阿輝就是我的，我會共伊惜命命，哈哈！」

「喂！咱是褪褲兄弟，說這啥物孽謫仔話，烏白來！」

「吳正男，日輝是我的，你入去莫共我烏白亂舞，安全第一，出坑口欲淋酒欲食薰，我請你啦！哈哈哈哈哈！」

個同齊笑甲腹肚疼，個翁仔某知影，月霞腹肚內閣有第二个後生矣！但是個翁仔某毋知影，正男其實心內是講正經的……

11

日輝佢正男佇空內，夯鴨頭鑽彼个礦脈，連鞭懸連鞭低，親像個彎彎曲曲的龍骨全款，空內閣熱閣溼，流汗無輸咧落雨，不時糾筋，疼甲目屎直直流。個在空底會互相照顧，看頭看尾，有時挖著塗炭有厚有薄，土地公伯有保佑就予你較厚一層仔，有時較少淡薄仔嘛無要緊，攏愛感謝。只是出空口了後，日輝攏共薪水橐仔規个交予月霞。但是正男無某無猴，日時專乞食，暗時攏紳士，艱苦錢快活開，不時日輝會共正男款勸幾句佢！但是正男喙笑目笑，無想欲聽，直直講：「食予死，較贏死無食。敢講明仔載入空了後，一定會當出空口？」

「你按呢講嘛無毋著，勞力你綴我挖塗炭，嘛毋知會使閣挖佹久……」

「三八兄弟，會使佢你鬥陣，我就感覺真快樂，莫想傷濟啦！」

12

有一擺日輝佢正男佇空內，日輝手夯鴨頭，拄拄戮空入去的時陣，正男手牽電火線，兩人一組，正男無張持掠日輝的衫的後領，大力那掠那欲走。原來是日輝鑽破含水的舊坑道的壁面，空一破，水就會灌入來。正男聽著水聲，大水來了真緊，日輝一看煞慧去……

好佳哉，正男拚死，出氣著力，共日輝硬拖，日輝才精神起來，斡頭緊走，綴正男走到較懸的安全坑道，這時日輝才發覺家己規身軀攏已經予水櫃水，浸甲澹漉漉，驚甲必必掣。兩個人攏無講話。彼一回，若毋是正男毋驚死，硬共日輝拖走，伊無定著去見個阿公阿媽、老爸老母矣！出坑時，日輝規身軀澹糊糊，隨去共月霞攏牢牢，兩個同齊大聲吼出，直直感謝正男！個翁仔某暗時請伊轉厝內食暗頓，順繼淋迴海，彼暗個大聲唱歌，歡喜甲袂輸細漢的時陣，佇國校內底唱歌跳舞全款。

13

一年後的三日節進前兩天，猴硐全款雨水嘈嘈滴。個共命寄佇土地公遐了後，月霞共安全帽佢電池予日輝佢正男。兩個細漢囡仔佇電池台跤覘相揣。

「攏出來，共爸爸佢阿叔攏一下，閣愛啞喙頓！」

兩個古錐的囡仔按電池台跤倚出來，逐工早起攏愛按呢，囡仔一人一弁，清彩攏一

下、咬一下，接繼就繼續耍規相揣。日輝佻月霞大大力攬一下、咬一下。

「愛細膩喔！暗頓有你上愛食的滷肉飯配貢丸湯。」

「勞力，囡仔就麻煩你看頭看尾，我做歇就出來……」

「好矣啦！是十八相送諾？天欲暗矣！」

三个人笑甲有夠幸福，兩個查埔人就坐車入去空口內。

這回全款嘛是日輝手夯鴨頭，正男手牽電火線，只是這改空內的風有淡薄仔怪怪。日輝開始鑽空的時陣，相思仔煞開始咿咿啞啞，親像咧哭，牛條仔嗶嗶啵啵，一枝綴一枝斷斷去！

「姦！緊走！正男！頂頭欲落磐……」

日輝話未講煞，正男的後壁射出有夠鑿目的光，有夠強的風噴過來，日輝佻正男仆倒，蹩佇正男的身軀頂頭。日輝漸漸輕輕浮佇空內的頂懸，看見四界攏是爆炸的火光。

14

毋知佹久了後，日輝的血水一滴一滴流落去正男的鼻空內，正男才開始著咳嗽，精神起來。這是正男頭一改予日輝攬牢牢，嘛是上尾一改。伊一直空思夢想欲按呢，是毋是日輝總算了解伊的心情矣？只是伊想著月霞佻兩個後生，袂使遐爾自私。鼻空內的血水流入去喙內，鹹鹹臊臊，伊才發覺日輝應該受著重傷矣！正男想欲共日輝的流血的面大力拍落去，吼出：「日輝，你袂當死，愛振作，我會救你！」只不過伊家已嘛受傷矣！無佹久，閣昏昏落去。

15

日輝佇半空中看著家己的屍脊駢臭焦反烏，跤手的骨頭攏迴迴出來！規身軀單佇正男的身軀頂，哪會按呢？按呢是欲按怎救這個三八兄弟？

一霎仔久後，伊竟然已經出空口，看著牽手咧哭……正男伸出手共攬落煞攬無，伊掣一趟；接繼看著兩個囡仔嘛咧哭，伊大聲喊：「阿忠、阿孝，愛聽媽媽的話，緊共媽媽攬

予牢！月霞，我出空矣！咱轉去厝內食滷肉飯配貢丸湯！」月霞猶原繼續坐佇塗跤哭，敢若無聽著。

茫茫渺渺的伊，擰頭看著天頂的土地公，開喙講話：「陳日輝，你這世人的工課完成矣！」伊才確定家己已經往生去矣！跟綴天頂溫暖的光，飄去猴硐國校，彼穰相思仔內底。

16

正男夢著日輝閣鑽著水櫃，伊掣一趙予這個恐怖的夢拍精神，規身軀清汗，原來是鼻空予空內壁頂的泉水，一滴一滴的水灌入來！日輝的身軀猶原親像咧孵卵，上尾一改保護伊，只是身軀已經無進前燒烙，大約應該往生去矣！伊無愛伊死，不得已共日輝反引。看著老兄弟七孔流血的悽慘面容，用手掌掙，可能到死，日輝猶毋知伊的心意。

正男看四界，落磐已經共坑道攏封死去矣！好佳哉有一條風管拍空氣入來，這馬干焦賸伊恰日輝恰電工阿福仔，阿福仔的頭扁去矣！攏是艱苦人，正男想著日輝三代，竟然為著食飽穿燒，三代煞來慘死佇空內，天啊，哪會有遮爾悽慘的代誌！

正男想著日輝恰月霞，閣有個兩個古錐的囡仔，伊一定愛出空！伊的內心有夠虧欠，想著前半生攏受日輝的保護，後半生，伊欲繼續挖塗炭，趁的錢交予月霞，繼續完滿這個救命恩人的心願。

只是伊愈來愈枵，半清醒半昏迷，伊愛想辦法活落去，才有可能出去空口。阿福仔的身軀已經膨起來，有夠臭臊，但是伊有摸著阿福仔的鋸仔。日輝因為半引泡佇泉水內，肉閣軟軟，正男跪落去共伊拜託：「阿輝，你無去矣！我活落去嘛無意思，只是你的心願猶未完成，拜託你原諒我，我一定愛出空，請你保庇，我後半生會照顧你的某囡，我一定想辦法予個食飽穿燒，予個讀冊，行出猴硐仔，去看外口的世界。只是，我可能愛……」

17

正男的手提阿福仔的鋸仔，一雙手慄慄掣，一塊一塊共日輝的跂胛鋸落來，頭一塊含佇喙內，連鞭吐出！

「這是人肉呢！哪會當食？」

「食落啦！你閣會完成阿輝的心願，伊會原諒你啦！」

第二喙，日輝參水提較細塊的肉，大喙吞落去，目屎隨流出來。

毋知過了佹久，兩枝跛強強欲食了去矣！三粒頭火的電池嘛直欲無電矣！這時，崩磐的所在，透出一屑仔光線，閣有挖壁的聲音。

「救人喔！救人喔！」

來救人的炭工兄弟，逐家攏想講敢是拄著鬼？七工矣！空口四十九个往生者，攏咧做頭七的法會矣！哪會遮閣有人無死，哪有可能？

「你一定真柮，愛加油，阮連鞭救你出去！」

「我有食……人肉，我袂柮……」

18

日輝佇礦工病院恢復了袂穰，但是病房內底有檢察官咧調查。

「吳正男，家屬懷疑你是佇陳日輝未死進前，共伊剖死，食伊的肉，若是按呢，你就犯著殺人罪。阮已經請楊日松法醫調查，調查完進前，你是嫌疑犯，袂使出院，門口阮有派警察……」

「這……冤枉啊！我是確定伊往生了後，才跪求伊的原諒，阮是褪褲兄弟，個某嘛是國校同窗的，我救都袂赴，哪有可能共伊剖死？」

「毋管，等調查報告出來，一切攏總愛照法律來辦。」

楊日松法醫調查了後，陳日輝佻王來福仝款是當場死亡，這改的爆炸，攏是一霎仔久就會死去，爆炸是佇空口的頭一个斜坑發生的！遐的電線相拍電，點著坑道內的塗炭屑仔引起大爆炸，閣加上出礮的坑道，予真濟炭工真緊就昏死去矣！吳正男會使活落來，是因為伊佇坑道的上內底，當然閣較重要的是陳日輝當場共吳正男仆倒，甃佇伊的身軀頂頭，才無予爆炸的衝擊波震死矣！

19

正男出院了後，去厝內看月霞佢兩個囡仔。月霞倚無啥穩，目屎四淋垂，但是毋敢吼出聲，外口日頭漸漸欲落山矣！厝內有搭靈堂，正男馬上跪落去磕頭，求日輝的原諒佢保庇。這條命是為著完成日輝的心願才活落來的！

正男佇日輝的靈前一手共兩個囡仔攬牢牢，另外一隻手拭家己直直流的目屎，越頭對月霞講：「嫂仔，我會負責照顧恁，日輝的囡仔就是我的囡仔」月霞這馬才敢大聲哭出來，做伙抱著兩個囡仔大聲嘛嘛吼！出山進前，欲燒日輝的一寡衫佢褲，予伊踎天頂有通穿予燒。正男看著一領裘仔，拜託月霞予伊留佇身邊做紀念。月霞隨祛予正男，算講感謝日輝較早救過日輝一改，予伊做紀念。

20

正男有拜託頭家，共伊一半的月給，轉去月霞的月給內底加添。頭先月霞無欲收，但是正男親身來厝內拜託：

「嫂仔，我這條命佢後半生是日輝予我的！我這馬無去酒家矣！錢真有夠用，拜託你一定愛收，若無，我實在袂食袂暎，目睷一瞷，攞是日輝的形影，伊的代誌就是我的代誌，我一定愛你收起來。上無，愛予兩位囡仔好好讀冊，後擺才有出脫，才毋免像日輝三代攞死佇炭空內，好毋？」

「這……好啦！你都遮爾有誠意，我相信日輝一定佇天頂感謝你，橫直咱攞會老、會死，總是愛死了有價值，一代比一代較好，嘛才較有意思。」

21

為著欲予囡仔有閣較好的環境讀冊，正男參月霞去拜託個細漢讀國校的張老師，這馬佇猴硐國小做校長矣！

張校長知影了後，答應會特別關心這兩個囡仔。佳哉阿忠佢阿孝有遺傳著日輝，冊攞讀了誠好，有時正男阿叔會共個講個老爸的過去，不時講甲流目屎，兩個囡仔知影前一代的艱苦，更加拍拚讀！囡仔知影，讀冊閣較艱苦，嘛無挖塗炭艱苦的一半！

十幾年後，猴硐國校出著頭一位美國博士，閣無幾年，出第二個，厝邊隔壁攞知影，

個是日輝佻月霞的後生。

正男有一改轉去猴硐國校問過直欲退休的張校長，到底阿忠佻阿孝是讀啥物博士？

「阿忠看著咱猴硐仔遮濟失事犧牲的序大人，想欲研究按怎挖炭會閣較安全，所以讀到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採礦工程博士，誰知影政府產業轉型，嘛驚閣有礦工失事，因仔會無老爸，前幾年就共塗炭坑道擺封起來矣！伊只有去外國發展，舊年代表咱臺灣的經濟部，去宏都拉斯教彼引的人挖金仔，改善彼引人的生活，實在是咱猴硐仔的光榮。」張校長講甲足歡喜的！

「實在厲害，不而過政府哪會講關就關，阮挖塗炭一世人，較早烏水溝是阮的洗身軀水，食便當配塗炭屑仔，有夠苦澀！火車無炭愛阮挖，燒窯欠炭叫阮掘，發電無炭愛阮生！咱臺灣經濟是咱這寡老礦工，用性命佻袂喘氣的肺管弓起來的！日本時代就有價值四十萬揀塗炭的機器，拜託政府保管，煞講啥物無經費，結果予風颳吹甲變做歹銅舊錫，親像阮這寡老炭工，敢若拭過尻川的衛生紙，清彩就予人擲掉。少年輩干焦知影咱猴硐仔有貓仔，毋知影有這段流血流汗的歷史。有影悲哀，人較輸貓。校長，你講按呢是毋是真無價值？」

「吳正男，你想真濟喔！阿孝前幾年有用網路佻我連絡，伊講伊已經提著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英美比較文學博士，申請轉來臺大外文系教冊。伊講伊真心悶故鄉，定定想起老爸用性命挖炭空，伊是擰筆咧掘腦筋，寫詩寫文章，想欲共咱臺灣的礦工精神，紹介予全世界。伊閣講創作佻掘礦有淡薄仔仝款，毋知是會掘著金仔？抑是塗炭？寫落去、掘落去才知影。伊講想欲佇咱事務所遮附近租一間厝，共逐家較早的一寡家私，展覽出來予咱後代序細看覓，咱較早臺灣人挖塗炭的精神！」

「足好的！日輝的後生就是無仝款，真正足有心的！我一定奔我的鴨頭出來，這對鴨頭足有價值，鑽出兩個美國博士！」

正男轉厝內奔出伊佻日輝較早使用的彼對鴨頭，無插電的鴨頭，煞毋知按怎家已振動起來，去鑽壁，戮出一大空，空口噴出水，正男掣一趲，身軀慄慄掣目屎又閣流出來……

22

猶原是佇彼欉五層樓懸的相思仔下趲，咧落雨霎仔，按樹葉仔中間滴雨落來，正男的

彼領裘仔，猶原閣嵌佇身軀頂，阿忠佻阿孝，個牽老母出來散步，來到相思仔跤，煞看著正男咧休歇，個老母滾耍笑講：「恁兩個一人一爿，共正男阿叔攬一下閣愛唵喙賴……」

個兩個笑笑，一人一爿輕輕仔搭佇正男的肩胛頭，月霞認捌出來這領是日輝少年捷捷穿的裘仔，雖然這馬有淡薄仔破空。

「正男阿叔，你哪會踎遮暈去？愛穿予燒烙，細膩，毋好感冒！」

「我中晝想欲來散步，煞佇相思仔下跤暈去矣！月霞，你老好命，後生遮爾有出脫閣遮有孝！」

「莫講這啦，勞力你，較早共阮規家伙仔幫忙足濟的！」

「應當的！恁才莫講這五四三的！本來遮有三隻貓仔佇遮暈，哪會這馬無看著矣！」

「你可能咧眠夢啦！這馬是閣有西照日，欲倚起來鬥陣散步毋？」

「好啊！咱攏老甲強欲袂振袂動矣！六、七十年前咱三個閣佇遮覘相揣，實在有夠趣味、有影懷念，彼時這樣相思仔才兩層樓懸……」

「是啊！只是毋知影日輝這陣覘佇佗位？」

「我想應該是佇遮啦！伊先去覘欲五十年，閣無偌久，咱一定會閣再鬥陣啦！」

個按相思仔樹跤，慢慢仔行出來，西照日閣毛毛仔雨，一擰頭看著天頂出虹矣！

個可能無看著：日輝佇虹頂，文文仔笑……